

編舞家錢秀蓮和榮念曾是老相識了，他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便合作了《中國旅程》。前不久，偶然之下，錢秀蓮在《春之祭》百年到來之際，想製作特別演出，徵求老友可否給些意見。一聊之下，榮念曾便問起她是否有興趣參加《大夢》（由榮念曾編導的《拍案驚奇》驚奇一）的演出，因戲裡有春夏秋冬的四季輪迴。錢秀蓮很忙，榮念曾便告訴她，她那支舞，時間並不長，他親自來和她排。他設想中，這一部分是超現實的，她會用舞蹈對戲中整個環境作出react。而她的演出，則像是在超現實的環境中，一層一層拋卻過往的自我。

對錢秀蓮來說，生命並非一場浮華大夢；而舞蹈又從來都是她生命的一部分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彭子文

「其實《大夢》這個名字對我也有很大啟發性，夢很虛，有很多可想像的空間。」錢秀蓮談起最初榮念曾找她，告訴她《大夢》中從春到冬，最後有一段送冬的回憶。她說：「正巧近期自己本身對人生的反思很有興趣——當人有一定經歷之後，至少對於我，就會首先拋出自己對冬天或者說對夢的反思。」

在這支舞裡，錢秀蓮首先希望人家不太看得清自己的造型，所以她全身披了很多「紙」。「紙」的意義可以是人的經驗知識，也可以是包袱。而當錢秀蓮漫步出場時，便想將這些東西慢慢地拋出去。她說：「因為其實在一個life裡，也是從簡單到複雜最後再回到簡單的。」在這個過程裡，一種情況是一路拋開記憶時，將記憶再回味，但另一種情況可以，則是一路拋下糟粕雜質、輕簡煩惱。她說：「所以我會從很複雜的造型，最後變成很簡單。這個簡單之後，可能你會不捨得，因為始終人生是個浮華的夢，所以最後一段又有些掙扎激烈的部分，然後再回到平靜。」從有了概念到和榮念曾相互溝通、加加減減，整個表演過程，對錢秀蓮來說，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反思；一種將自己看法與人進行的溝通和表達。

榮念曾很擅長舞台裝置，所以錢秀蓮身上披「紙」，他就在舞台上以「細雪」作出react。錢秀蓮說：「中間的部分還有線，線裡面還有很細微的東西。所以在我身體動時，也會同時react整個環境。」「線」就彷彿是回憶中的沉迷與回味，正來自於整支舞的概念。她說：「音樂也inspire到我的動作。那一段的音樂是表達水凝結成冰，最後又崩裂變回水。所以我會考慮怎麼用動作去react音樂，這樣就有很多發展空間。」

柔軟、飄渺的動作設計，去配合冬天的緩慢，《大夢》中的錢秀蓮，也完成了一場對生命的緩慢反思。

舞之心路：從傳統訓練到現代表達

「其實生命裡面，從嬰兒、少年、青年、成年再到晚年，經歷很多後，最後我們可能會喜歡簡單，因為我們最後都會回歸大自然。」所以錢秀蓮認為：「雖然是大夢，但其實也是個life cycle。」

舞蹈是藝術的一部分，年輕時她也會覺得藝術是超凡耀目的事物，但接觸久了，藝術便成了生命的一部分。每個不同時期，審美的視野與角度又不同。一開始錢秀蓮是學芭蕾舞和中國舞，這兩者的「美」可以說都有標準定義，但上世紀六十年代西方的衝擊進來之後，她對「美」的看法也更富層次。「像德國那種要很爆發、很社會性的現代舞，重視的可能不是單純的美，而更注重表達。所以藝術和你的生活你的文化很有關係。」

跳了這麼久，會不會倦？對錢秀蓮來講，不但不會，反而越加有趣。當她越了解到不同國家的文化時，所選擇表現的題材和表達的方式便會更多不同。「我覺得自己過去接受的訓練好像有很多限制，芭蕾舞和中國舞那種步伐都已被古人規範，的確步伐都可以作出表達，但現代社會裡可能自己想表達的事物，已經不能再沿用古人的步伐和古人提出的題目。」

特別是在香港，時代和社會環境轉變得如此之快，想要表達的東西如此之多。錢秀蓮自己近十幾年來的選擇是當代中國文化舞蹈。她想表達的，同中國文化哲學有關。「因為我喜歡圓形的東西，中國舞是源自圓形，武術之中太極又是圓的，所以我會從中得到靈感去創作。」她那一輩人，當年接受的是英國殖民地教育，懂西方的東西比較多，反而中國文化接觸少些。不同時間，不同追求，人生到了這一階段，她更希望自己作品的表達，帶有一些中國文化，彌補以前知識的不足。同時，她個人也認為中國文化中，在待人接物、選擇人生方向等範疇的諸多哲學都頗具價值。

「我跳舞是不是就只有很美麗、很開心這麼簡單呢？」錢秀蓮心目中的回答，顯然是否定。「我又可不可以表達出一些帶給人思考的內容，帶動他們從另一個角度了解藝術呢？」

錢秀蓮認為，當一位編舞家決定編舞或者排舞時，其中想編想排的第一推動力，一定是有些東西想要表達。「平時人們想說話，就是想講些東西，但我們可能是把想說的話，編成我們的舞蹈作品。」譬如，《大夢》裡她想表達的是自己對生命的反思。而其實她平日作品的選擇，也建基於表達的願望。「我喜歡中國文化，就從這麼多因子裡面選吸引我的因子去進行表達。而想要帶甚麼樣的訊息給觀眾，也會影響到創作。」

又因始終帶有一個「香港」的身份，錢秀蓮的另外一層考慮，便是中西文化交流。「所以可能我用很多西洋音樂，但帶出的訊息卻是Chinese；我可能選很傳統的動作，但讓舞者去化開那種傳統因子。」

錢秀蓮：藝術是生命的一部分



■《拍案驚奇》驚奇一：《大夢》

一點一滴取代即食麵文化

如今錢秀蓮的主攻方向，反而不是推新，她想重新modify一些自己過去的作品，在其中更進一步。

「如果始終次次都做新東西，那我還可不可以有進步和發展空間？」這問題她問給自己。「其次，我考慮的是，始終香港同粵劇有關，如果粵曲用piano去伴奏，我的舞蹈動作是否可以同粵曲和piano之間摩擦出一些關係？」一是從本土找些題材，二是深化舊作——香港第一代編舞家的當下期望，便是如此。

重演是重要的，重演不只是演，更是一種做research的過程。

錢秀蓮說：「因為我之前創作比較個人比較自我，任何事都是想自己決定，但如今，卻要更留心marketing。」如果創作只是一方自我天地，那麼觀眾對其又知道和了解多少？她開始自問，該怎樣用作品和觀眾多些溝通？「很個人主義時，你有無考慮過，對方吸收了多少？或者說，你想表達的東西，是否真能表達得那麼透而令對方明白？」

於是她找人來看自己的舊作，五十個人看，就有五十種不同意見，聚集意見，再重新設計，好處是至少了解了觀眾的心態。《春之祭》百周年之際，她便將自己十年前的作品拿出來modify，根據不同人的feedback，嘗試去用不同方式表達，在各個方面都做了一些改變。她



說：「始終香港有個mission，是將來suppose要成為亞洲的文化大都會，那其實不要甚麼都做新的，而該去改過去做得不足的，這樣一路改一路重複，可能就會打磨出好的作品。不斷重複再重複，堅持這樣做下去，或許就能取代香港的即食麵文化。」

錢秀蓮認為，香港總是有很多新的東西，但其中究竟有多少深度足夠、足以在國際舞台上長青不倒？「既然我們沒辦法在創作每一部作品時放那麼多時間，那就嘗試把周期拉長，通過不斷重複的過程，將優點保留、缺點取代。」這樣一來，是否會逐漸取代即食麵文化？至少，這是錢秀蓮在實踐的一種挽救方法。

「至少我們做藝術的人要去嘗試，要不斷揣摩各種方式，去思考藝術的推廣。」在她看來，藝術是可以跨界而多樣的。她的舞蹈團今年就舉辦了「天·地·人」×「春之祭」影畫比賽，參賽者以「春之祭」音樂為創作靈感，進行繪畫創作，視覺、聽覺、body幾樣東西都組合一處。錢秀蓮更堅信，應該讓更多的港人早點接觸藝術。「不接觸，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有無藝術因子，接觸了，就有個機會問自己喜不喜歡。」她心目之中未來的理想局面是，希望香港有更多人不只做觀眾，而成為藝術中的一分子。

「當然有些人連觀眾還都不肯做。」錢秀蓮笑道：「那就請他們先做觀眾，再去體驗。未來的香港舞台，應該是他們的世界。」

畫壇「闖將」沈向然 鍾情「都市山水」

由上海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創建的「齊輝堂」民間典藏場所，日前在上海曹家渡花鳥廣場五樓落座並揭幕，「齊輝堂」迄今已經典藏兩萬餘件古物精品和130餘件名家中國書畫逸品，其中就包括沈向然的作品。此間著名國畫大師沈向然，對現代國畫見解獨到。他認為，國畫要更好地反映時代的璀璨生活。「國畫的發展從鄉村美到城市美，畫家早已不復古時『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』的孤芳自賞」沈向然說，「現代國畫畫家是藝術家，更是活動家，畫家越有活力，視野越開闊，新景新觀就沒有古今的阻攔，這樣的創新之作才會有『畫語權』。」

沈向然1958年生於上海，祖籍浙江慈溪，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美術教育專業，師從前輩名家楊竹君、蒯大江，並常得繪畫大師王個移、朱屺瞻、程十髮教授指點，從藝40多年探索中西繪畫融合之法，逐步形成中西合璧的風格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沈向然還在念書時，一幅山水《黃山曉松》作品就在參加上海青年美術「祖國頌」大展中榮獲一等獎；九十年代中期，應中國美術館之邀赴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《沈向然水墨寫生畫展》開展；2007年經過瑞典諾貝爾藝術中心嚴格評審，被聘為瑞典諾貝爾藝術中心畫師。現在他同時為上海



■《三月江南》

美術家協會會員、上海香山畫院畫師。

繪畫的根基在於對大自然的熟知和了解，沈向然自25歲起便利用各種閒暇時機，遊歷山水、鄉村民居，每到一處，目接江河、山村，胸藏丘壑，把所見所聞體現在自己的繪畫作品中。他擅長畫水彩、水墨畫，國畫風格尤以中國鄉村民居題材風景見長，無論是赫然聳立的高山奇林，還是細綿流淌的小河溪水，或是鄉村民居，在其的筆下都會被刻畫得惟妙惟肖，動感十足。

在業界，沈向然被視為成功演繹經典與當下的畫壇「闖將」，鄉村民居之作，被畫壇前輩視為「其形態還想妙得，其線質則遠接晉唐，高蹈曠遠，復蘊含現代氣息。」談及當時涉獵民居題材的初衷，沈向然表示，中國民居本身蘊含着博大的中國文化特質，如能系統地把它表現好，無疑在中國畫壇上是個創舉，意義不凡。這十多年來，他不辭辛勞，踏訪國內幾乎所有有特色的民居，客家土樓、湘西吊腳樓、皖南山村、陝北窯洞、西南藏居、開平碉樓等等，無不在他的筆下生花，終於開闢出了自己的新天地。他並透露，目前正着手於繪畫一幅



■沈向然

涵蓋中國鄉村民居現代生活縮影的百米長廊世紀之作。

除此以外，沈向然的作品中還有不少表現上海城市建築的彩墨畫和油畫，他以上海新的標誌性建築作為創作對象，創作了《蘇州河邊》、《遠眺陸家嘴》等一批新的城市山水畫。而在上海世博會期間，他更先後30餘次深入現場采風，用彩墨和鋼筆寫生手法繪製了150餘幅畫作，以筆墨再現世博盛況，是世博盛會忠實而珍貴的藝術記憶。有評論家稱沈向然的這些作品是「都市山水」，可謂一語中的。沈向然變更古代山水過於突眼的皴法，使山水蒙蒙如霧都，這樣都市的摩天大樓若隱若現，光影斑駁，水韻、筆勢相融，樓中華燈初放似色彩暈染，修長的樓影得與中國畫線條的水墨相融，似山非山，長短相交，搖曳一新。

沈向然兩幅描繪洋山深水港的畫，其中一幅是鳥瞰



■《皖南人家》

式的大手筆，從臨海新城「滴水湖」畫到東海大橋，再到深水港。從空中看「滴水湖」像個正圓形，但這種規整的幾何圓在中國畫中是忌用的，容易使畫面呆板，究竟如何表現？沈向然確定，既要保持「滴水湖」形狀的完整性，又要打破它的過於規整，最終他有意識地只畫湖面的三分之二，造成「缺陷」感，而後在湖面上空畫幾朵雲彩……這下，呆板感頓然全消。

沈向然經常琢磨「藝術」二字，他認為，「術」在先，而「藝」在後，當念成「術藝」才對，一個學藝之人，得先有「術」，後才能得「藝」。他在《五邑風情》一書中說，要繪畫，先得學習技法，然後才能在「藝」字上下功夫。這「藝」字在繪畫中講，是一種境界，通俗點說，就是繪畫的品質，也就是畫品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